



中国现代小说

ZHONGGUOXIANDAIXIAOSHUODALUN

晚清小说 林译小说 苏曼殊：浪漫抒情第一人 徐枕亚：由被误读的赵树理 孙犁：革命文学的温情者…… 20世纪至21世纪“人”的重述中复苏 20年代后期文学：选择的多元 九十年

四浪漫小说…… 年代前期文学：在权威与神圣

论

杨联芬 著

（二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声
书系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

卷

杨联芬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导论(第2版)/杨联芬著.-2版.-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金声书系)
ISBN 978-7-303-10880-0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615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甲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20.5
字 数:335千字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郭瑜 齐琳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第2版前言

本书第1版2004年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次修订，因列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高等教育教材系列，原版篇幅做了删节，部分章节做了较大调整与删改；其余章节，也在文字上有程度不同的修订。但因身体原因，个别自己非常不满意、原拟重写的章节，却只做了有限的删节与改动。原版出现的一些错漏，此次趁修订之机，一并改正过来。另外，因容量和其他原因，原版插图无法一一再现。最后，原版审稿时被删除的部分（末章第二节），因仍不符合审查制度而只能继续“蛰伏”在我的存档中。

感谢学界前辈黄修己教授，他在拙著出版不久，即来函热忱肯定并对我勉励有加。感谢前贤龚明德先生，他对拙著的肯定和关心，是我重新修订的动力之一。感谢朱金顺老师、王翠艳女士，他们最早指出初版本中的文字舛误。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赵月华女士，因她的敬业、热忱与工作效率，本书的修订得以顺利完成。

感谢其他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仁、学生与读者。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使我不敢不尽量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研究与写作——尽管这一次仍然留下遗憾。

杨联芬

2010年1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新小说/1

第一节 中国小说历史地位的变迁/1

第二节 社会小说与文化启蒙/10

第二章 林译小说/23

第一节 林纾其人/24

第二节 林译小说的特征及历史地位/26

第三章 苏曼殊：浪漫抒情第一人/41

第一节 苏曼殊与浪漫主义/41

第二节 苏曼殊小说：浪漫抒情第一人/46

第四章 徐枕亚：中国式维特/55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与五四新文学/55

第二节 震荡人心的《玉梨魂》/59

第五章 五四浪漫小说/65

第一节 “零余者”之歌/65

第二节 新女性的自我表达/72

第三节 夸耀颓唐：浪漫小说的抒情特质/76

第六章 《呐喊》《彷徨》：五四小说高峰/80

第一节 思想价值/80

第二节 人物形象/84

第三节 美学品格/89

第四节 叙事特征/93

第七章 茅盾与宏大叙事/99

第一节 茅盾早期的文学贡献/99

第二节 “革命”与“女性”：茅盾小说的主题/103

第三节 《子夜》的意义/107

第八章 老舍：朴素的幽默大师/112

第一节 北京文化与老舍创作/112

第二节 市民形象与国民性批判/115

第三节 国民性话题的内在紧张/119

- 第四节 老舍的幽默/122
- 第九章 巴金：尚待燃烧/125
 - 第一节 巴金的早期创作/125
 - 第二节 《家》/127
 - 第三节 《寒夜》：巴金创作高峰/131
- 第十章 归隐的废名/134
 - 第一节 田园中的忧郁/134
 - 第二节 废名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137
- 第十一章 左翼先锋文学/142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左翼先锋派文学/142
 - 第二节 左翼先锋派作家举隅/143
- 第十二章 都市先锋派小说/153
 - 第一节 都市先锋与“新感觉”/153
 - 第二节 “都市”意象的浮光掠影/156
 - 第三节 心理分析与现代体验/159
 - 第四节 乡村抒情：现代与古典的调和/161
- 第十三章 丁玲：革命与女权/163
 - 第一节 辉煌与坎坷交织的人生/163
 - 第二节 个性与女性/165
 - 第三节 革命与女权/168
 - 第四节 放弃自我的集体皈依/170
- 第十四章 沈从文的乡土乌托邦/172
 - 第一节 “乡下”与“湘西”：沈从文的文化选择/172
 - 第二节 自然：沈从文的宗教情感/177
 - 第三节 乡土牧歌：沈从文的美学至境/181
- 第十五章 萧红：生命的“悄吟”/186
 - 第一节 逃避男权与寻找“父亲”/186
 - 第二节 生命与悲剧/189
 - 第三节 悲凉：抒情的主调/192
- 第十六章 汪曾祺：返归心灵的自由/198
 - 第一节 返归内在的自然/198
 - 第二节 追求平淡/200
 - 第三节 冲淡之美/205

- 第十七章 现代历史小说大家李劫人/208**
- 第一节 历史小说的现代模式/208
- 第二节 现实主义与史诗/213
- 第三节 语言的动感与风俗性/217
- 第十八章 大俗大雅张爱玲/221**
- 第一节 传奇经历与卓越才情/221
- 第二节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227
- 第十九章 “人生边上”的钱钟书/233**
- 第一节 反精英：钱钟书的叙事立场/233
- 第二节 《围城》及其寓意/238
- 第二十章 被误读的赵树理/245**
- 第一节 解放区文学与赵树理/245
- 第二节 “文摊文学家”：由选择到失去选择/247
- 第三节 重评赵树理/250
- 第二十一章 孙犁：革命文学的温情者/256**
- 第一节 文学史的偶然性/256
- 第二节 唯美情调及其成因/258
- 第三节 孙犁的独立与退隐/262
- 第二十二章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小说/267**
- 第一节 “革命历史”与“农村题材”构成主流/267
- 第二节 表现主旋律而获罪的“毒草”/272
- 第三节 偏离主旋律而受批判的小说/276
- 第二十三章 20世纪80年代前期小说：在“人”的重述中复苏/280**
- 第一节 人道主义思潮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280
- 第二节 人的文学/285
- 第二十四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选择的多元/293**
- 第一节 “寻根”的二重性/293
- 第二节 “新写实”的反崇高/301
- 第三节 现代派的解构姿态/307
- 附 录 20世纪90年代小说：消解权威与神圣/312**

第一章 晚清新小说

第一节 中国小说历史地位的变迁

一、启蒙需求导致小说升位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小说出现和成熟的时间既晚，其地位也一向低贱，相对于诗歌和散文，它只能算是“小道”。18世纪后期，当《红楼梦》在坊间流行时，小说仍然不能登大雅之堂，故《红楼梦》扬名之时，曹雪芹却依然穷困潦倒。

中国小说结束边缘地位，登堂入室成为“文学”，按胡适的文学进化理论，是历史必然；但中国小说历史地位的变迁，依靠的却是非文学的思想启蒙运动。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清朝帝国大厦将倾，引起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一场以“西学”为参照的思想启蒙运动顺势发生。在思想启蒙过程中，小说因其通俗的审美性而被维新知识分子视为启蒙的重要工具，小说历史地位变迁的时机由此到来。

1897年，留学英国回来做过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深刻意识到洋务运动只重“硬件”的致命短处，力主思想启蒙，号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与夏曾佑一起在天津创办《国闻

报》，并立志印行小说。《国闻报》从创刊号开始，便连载严复、夏曾佑联名写作的长篇论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阐明了一个主旨，即小说是对普通民众最有影响力的文体，是开民智、新民德的最好媒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放弃了“自上而下”精英政治的思路，致力于“自下而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严复殊途同归。

当时梁启超因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比较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学与日本近代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考察了小说在近代日本乃至在近代西方的地位，认为小说对西方社会政治的影响，大到“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程度^①，由此开始大力提倡小说，试图使小说担当起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政治教化的责任。1902年，他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杂志《新小说》，不仅从理论上倡导小说，着力推崇一种反映政治理想、直接影响现实的“政治小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篇政治小说。自此，晚清小说界革命正式登场。

梁启超沿用传统话语方式，竭力颠覆传统小说观，为新小说争取“正宗”的地位。他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

接着，梁启超又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③，这是对传统的“诗文乃文学之最上乘”的颠覆，在两千多年的正统文学史上，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

梁启超对小说功利作用的阐述未必正确，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他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思想根源。我们知道，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不识字者，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其对正统道德观、价值观、礼义廉耻、行为规范等的接纳，主要不是通过“子曰”“诗云”，而是通过娱乐场所的听书、看戏得来的。譬如阿Q，愚昧之极，却竟然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和话语，主要就是从俗文学中接受的。既然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更多是通过小说这一类俗文艺培养和影响的，那么，要改变民众

^①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第一册，1898。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一号，1902。

^③ 《〈新小说〉第一号》，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个，1902。

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必须改造小说，通过小说将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意识灌输给民众，从而开启民智，重建民族的精神文化，并由此而最终达到政治变革，国家走向民主、文明。梁启超及晚清新小说倡导者，都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小说的功利作用抬高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康有为说，“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 小说俨然成为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

梁启超等人这种夸大的小说理论，虽然有悖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但却代表了20世纪初一种革新的文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论，虽属揠苗助长，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使人们普遍地开始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小说了。自此，一个小说扮演文学重要角色的时代开始了。

1903年，上海出现另一份影响很大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1906年以后，有更多的小说杂志问世，如《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中外小说林》（1907）、《新小说丛》（1908）等，小说创作，在晚清最后十年间，雨后春笋般蓬勃兴盛起来了。由于小说被精英知识分子赋予了重大的社会意义，加上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很多读书人成了“无业游民”，所以，写小说和读小说，就成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政治变革的期待等，都融入了以小说为传播媒介的创作与阅读中。难怪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年前是八股的世界，现在却变成了小说的世界了。^②



《绣像小说》与《小说林》杂志封面书影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见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② 寅半生：《〈小说闲评〉叙》，载《游戏世界》，1906（1）。

二、新小说的特征及意义

那么，晚清的新小说，究竟与传统小说有何不同呢？

正如“新小说”的名称，晚清新小说，首先就追求一个“新”字。这个“新”，一方面是表现内容的新；另一方面是小说体裁的新；而“新”的范式，主要来自西方。

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清这样的对“新”的崇尚。我们从下面这些小说的篇名，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1902）、《新少年》（剑雄，1907）、《新中国》（陆士谔，1910）、《新纪元》（碧荷馆主人，1908），还有《新苏州》（1910）、《新石头记》《新水浒》《新西游记》《新金瓶梅》《新儒林外史》《新聊斋》《新野叟曝言》《新七侠五义》《新镜花缘》《新官场现形记》《新孽海花》等，不胜枚举。晚清新小说的新，当然不是仅仅在篇名上标新，更主要的是，它们通过对西方小说的模仿，展现全新的生活世界（包括幻想世界）。

我们还可从晚清小说五花八门的“类型”上，略见晚清新小说的求“新”——“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哲理小说”“历史小说”^①“冒险小说”“时事小说”“理想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军事小说”“国民小说”“滑稽小说”，甚至“航海小说”“劄记小说”“虚无党小说”……这些都是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名词，不管它们是否科学（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小说），但到底代表了晚清文坛崇新、慕新、渴望变革的时代氛围。

新的名目，自然会有新的内容。晚清新小说在表现的题材和空间上，不再拘泥于传统小说通常描写的英雄武侠、神魔妖怪、男女私情、公案小说等有限的范围，而将很多过去不在小说表现范围的题材，如政治、教育、女子解放等，纳入到小说表现的领域。许多小说探讨和表现政治立宪、教育改革、女子学堂、婚姻自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这些陌生而令人兴奋的题材，为晚清读者提供了一个与他们惯有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以及通常的想象都有很大距离的陌生场景与话语世界，小说依靠这种表现的超越性，追求启蒙主义的预定目标。

政治小说是晚清新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形式之一，在《新小说》创刊号上，

^① 尽管中国小说最早成熟的大概就是历史小说了，如《三国演义》等，但“历史小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的目录上。

梁启超就发表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叙述的是1962年中国的景象：当时中国正在举办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大庆典，并主办万国博览会，中国已经跻身世界文明先进国家行列，领导着世界和平，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小说只写了五回，楔子除外，其余四回，有两回（第二回、第三回）是由演讲构成的，由“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后代孔觉民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政治讨论倒很热烈，但作为小说，却嫌冗长、沉闷，政论的色彩太重。

《新中国未来记》在艺术上显然不足称道，但是这篇小说使普通人与维新派一起思考中国的前途，一起辩论维新与革命，并将读者带入对未来的想象中，开创了20世纪中国“乌托邦”小说的形式。

春帆的《未来世界》（1907—1908，《月月小说》10~24期连载），写立宪后的中国，内容涉及子女受教育权、男女自由结婚、兴办女学、依靠法律维护民族尊严等。小说通过人物的口吻使用“自由”“权限”等新词儿，虽嫌概念化，但却对当时的读者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召力，极好地实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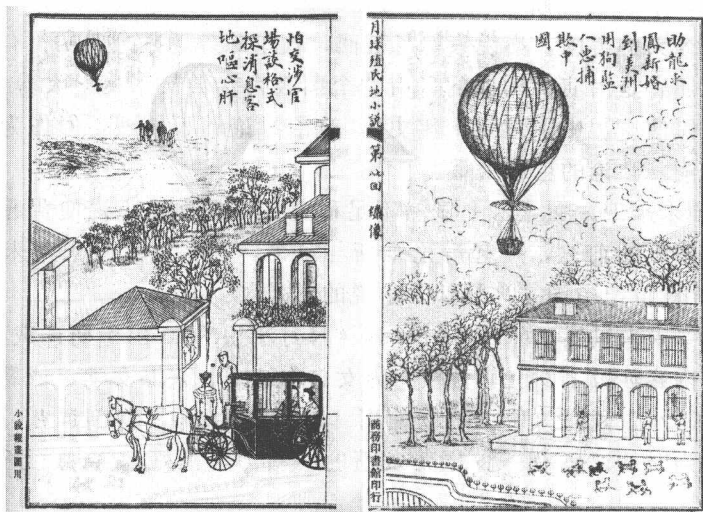
陆士谔的《新中国》，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写的却是“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中国景象。小说以梦境叙述的方式，展现作者理想中崭新的中国：首先，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被取消，外国公民在中国寓居者，一律遵守中国法律。其次，中国早已立宪，官场腐败绝迹；中国发现很多金银铁矿，国库宽裕，人民杂税减少。大街上人流来左去右，十分文明，夜晚则电灯、煤气灯亮如白昼，飞车、飞艇空中穿梭，地下隧道电车来往通畅，交通警察已不需要，因为人人守法自爱。女子获得与男子一样外出工作的权利，且在财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独占鳌头。中国军队强大，舰艇、大炮都很先进，但国人不忘国耻，常常纪念甲午海战等历史事件。这样的小说，表达的是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期待，而对一般民众来说，却是最好的关于现代社会的启蒙教育。

“科学小说”是晚清又一种富有新鲜感和吸引力的新小说。

20世纪初，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开始被翻译进来，当时鲁迅还翻译过他的《月界旅行》。凡尔纳的小说，对晚清科学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历来缺乏科学信仰，新小说家之所以推崇西方科学小说，大都是抱着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①这一

^①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见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51页。

启蒙主义目的的。由于人们普遍缺乏科学知识，那时刊登的科学小说，更多属于翻译，创作的数量并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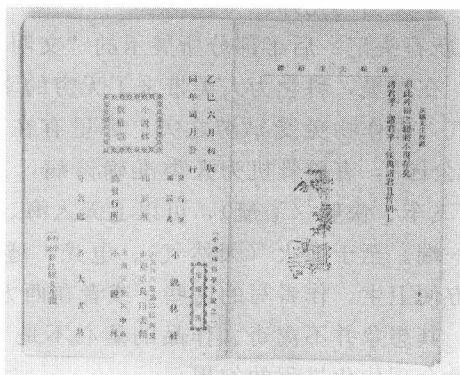
科学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插图两幅。载《绣像小说》

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从1904年到1905年，在《绣像小说》21期至62期上陆续刊出。它大约是当时最早、也是最长的科学小说，但仅仅写到35回，没有完成。月球殖民的想象，可以肯定地说受过凡尔纳小说的启发，但这篇小说的情节，始终围绕着“拯救中国四万万生灵”这一主题，想象月球是一个与充满罪恶的地球不一样的地方，它充满朝气、文明、发达并且长寿。小说中的“气球”，是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乘着它可以在地球各处随意往来；而月球人乘坐的气球，不仅比地球人的气球高级得多，而且气球内的人与物都比地球文明、洁净。小说确实处处表现出对科学的向往，但科学想象非常幼稚（如对西医手术治病的想当然的描绘），小说还写到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主要人物钻研着气球离地、飞向月球的方法，试图寻找一个能使中国人摆脱污浊与困境的乌托邦。

晚清科学小说想象最丰富、科学幻想色彩最浓的，是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

《新法螺先生谭》（1905），是模仿一部日本科幻小说《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而进行的“戏撰”。“法螺”，是“吹牛皮”、胡乱夸口的意思，用作小说名，是要告诉读者，小说所写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主人公新法螺先生两

年来思考世界与科学的关系，殚精竭虑，仍不得其解，终至“脑筋紊乱”，“信足飞跑”到山巅，又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气旋中，被强烈的旋流转得昏厥倒地，身体与灵魂分开。随后，他的灵魂变成了一束光力比太阳强万倍的光，这束光并不像太阳那样刺目，它能曲线传播，还有“留光”的功用，照射一小时，能光明三小时。这束光掠过傍晚的欧洲，照彻天地，立即引起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各凭其所学，而推究发光之源”；但当它在正午经过中国上空时，中国人却都在午睡，“群动具息”，没有人去注意这束奇异的光。这个情景，使主人公万分恼怒，恨不得把自己爆成无数火球，把“东半球之东半，一举而焚之”！主人公的身体，则经历着另一番旅程。他被火山爆发的巨大力量冲开，与沙石泥土一同飞上半空，然后又坠入地层，落到一户人家的炕上。炕上有一老翁，姓黄名种祖，家中人口四万万（影射中国）。老翁说他只有八岁，他家的计时器太特殊：它的一秒，相当于通常时间的两天半，通常的五十天，在老翁家只相当于一分钟；老翁家的二十四小时，实际是六百年。这是讽刺中华民族的惰性。



《新法螺》内收三篇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谭》

《法螺先生续谭》。小说林社 1905 年初版本

徐念慈所具备的科学常识，使这篇小说比当时的其他科学小说都更具科学性与想象力。他写光、热、力、速度等，都是具有科学常识的想象，极其精彩。小说的后半部，主人公的灵魂脱离地球引力，落到水星上，目睹了水星的“造人术”；又到金星，看到人类产生之前的海洋，悟到进化的原理；再到太阳附近，与太阳相向飞转，灵魂与躯体在飞旋中重新合而为一。主人公灵魂和身体的奇特旅行，意在将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对比，试图通过讽刺唤醒麻木的国人。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写贾宝玉在经历了几世几劫的修行之后重返尘世，来到上海的经历。宝玉乍入红尘，面对“新闻纸”（报纸）、花酒、“细崽”（西崽）、西餐这无数的新玩意儿，完全不得要领，而薛蟠却如鱼得水，混得很惬意。关于上海的风土人情，薛蟠用四件事概括：“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在上海要发财，就得不顾廉耻、卖身投靠洋人，小说中与薛蟠交往甚多的柏耀廉（“不要脸”）就是给外国人当买办而腾达的。吴趼人笔下，上海的开化，绝对不是文明的理想模式；薛蟠的得意自在，更显示出：上海那些被“现代”包装了的文明，其实只是人类享乐与堕落的新的花样，并非真文明。最有趣的是薛蟠参加义和团、胡乱成了“大师兄”，这一荒唐情节，表现出作者对拳乱及中国社会愚昧现实的尖刻讽刺。小说的这前半部分，宝玉复出的情节设置虽属荒诞，但描写基本是写实的，以上海展示中国都市文明的畸形，以北方庚子事变揭露传统文化的愚昧。既然现实是如此令人失望，作者便将贾宝玉引到了另一个“太虚幻境”——“文明境界”。小说的后半部，作者在荒诞的情节与幽默的语言中驰骋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描绘出了一个文明乌托邦。

《新石头记》后半部分所展示的“文明境界”，就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未来社会。在那里，科学为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幸福与安宁。化学博士用科学技术控制天气，农作物免受旱涝之灾；那里有在炎炎酷暑中酿雪造冰、供人消暑的“冬景公园”，有验骨机为人类准确诊病，人的食物则是从食品中提取的“精液”；飞车、快艇（潜艇），可以上天入海、穿云破冰，顷刻间可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至于地火（天然气）、电光、隧车（地下电车）等，都使人的生活极其方便卫生。作者写的这些，或者在西方已成现实，或者是人类指日可待的目标，其想象并不离奇。作品的重心不是“科学”，而是“幻想”——着眼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幻想。

作者将文明境界设想为一个崇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至上的国度，这里人民富庶，政府勤勉，民间捐资自行维护环境，政府所得税收完全用于人民福利。宝玉不由得赞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百姓，那得不文明呢！”这个国家对人的品性、德行的要求，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外人若要进入这里，须先进行“性质检验”。贾宝玉的性质尚属“文明”，于是通过了；另一位叫“刘学笙”（“留学生”）的，前后去过三次，均因验出其本性属“野蛮”而被拒绝入境。吴趼人想象的文明模式，是崇尚道德、中西文化兼容而又各取所长的——文明境界创始人东方强一家的名字就是暗示：东方强字文明，其三子一女的名字分别为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东方美。在作者看来，西方的物质文化与

东方的道德（主要是儒家思想）完美结合，才是文明的理想模式。小说最后宝玉梦到的中国万国博览会和世界大同的景象，几乎就是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1962年景象”的翻版。

教育小说，是晚清新小说中又一种较多体现“新”的小说。晚清社会变革，教育改革的动作最大——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在这个时期被废除；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典教育，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庚子事变后，先是考试科目变革——由八股改做策论，并增加“天算”“舆地”（地理）等科目。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这应当是庚子事变以后晚清政府着手改革的最大事件。晚清教育体制的变革，甚至比政治上缓慢的预备立宪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和影响更大。一大批读书人经营了一辈子的东西，一夜之间全无用处。吴蒙的《学究新谈》，就是以这个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夏仰西，本是杭州城里的教书先生，多年来凭自己的时文功底指导学生应试。科考改革，废八股改做策论，而夏仰西除了八股，并不能教给学生其他东西，他因此失业。生计难以维持，绝望的夏仰西怀揣两部珍藏的时文，来到西湖，差点投水自尽。同样的情形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也得到过精彩的描写——那位除八股以外一窍不通的教书先生孟传义，害苦了贾家三兄弟，自己也丢了饭碗。科举考试的变革和八股先生的失业，在《文明小史》中只是作为晚清社会变革的一道风景线来写的，没有专就这个方面深入描绘，且《文明小史》产生的时候，科举考试制度还未废除；《学究新谈》，则专写教育。作者聚焦于晚清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作品更大的篇幅，是写开办新式学堂。

夏仰西的表弟沈子圣，从国外留学归来，献身于开创新教育。他不但救了绝望中的夏仰西，还手把手教会了仰西新国文教材，改变了后者的命运。小说从维新派青年为办新学堂而进行的艰苦创业开始，写到新学堂开办后，学校被一帮并不热衷教育的人把持着，渐渐有名无实，学生纷纷退学，学校被迫解散。就在子圣等新学者又一次殚精竭虑筹办学校的时候，还有人上书朝廷，呼吁恢复科举、撤销学堂。小说既写新学堂在传统锢弊中艰难生长的历程，也写社会畸形盲目的慕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夏仰西、沈子圣等，尽管刻画得并不好），面对社会的巨大阻力，在挫折面前毫不气馁、坚韧务实，这体现的是作者的精神。小说采用写实的手法，笔调比较纯熟，结构像《儒林外史》。作者自称“守旧派”，其实一点也不保守，只是不愿对改革和新学进程盲目乐观而已。作品一方面对中国新教育界复杂混浊的局面表现出清醒的批判；另一方面认定教育改革、开办新学堂乃是必然趋势。

梅学子的《未来教育史》，写了几位为“未来教育”（理想教育）奔忙的青

年。从标题看作者是试图叙述中国开办新教育的伟大历程，并描绘未来新教育，无奈现实阻力重重，主人公萍生在教书馆中感觉不到一丝新气象，而在一般的私塾里，先生仍然沿用固有的方法，压制着孩子的天资和心灵。也许现实的沉滞，压抑了作者对理想的幻想，小说仅写四回，尚未叙述“新”，便中断了。另一篇教育小说雁叟的《学界镜》，虽然也仅写到四回，但格调显然比《未来教育史》明朗和乐观。小说写安徽桐城一位世家子弟方真，在日本留学六年，潜心研究学理，立志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有所作为。与《未来教育史》不同，方真在小说中处于众星拱月的地位，他的归来，被视为安徽新教育的希望，不仅令安徽教育总会上下兴奋，而且桐城各界也视为盛事。当时中国的改革，阻力相当大，不仅官僚士绅阶级不欢迎改革，就是普通百姓，也反对。“即如学堂、警察两件事，一个是开通知识，一个是保卫安全，都是对于社会上极有公益的事。而近年来，人民对于这两件事，起冲突，动野蛮的，各省何止百数十起！”但方真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志很坚定。他的办学思路，是根据学堂的性质，从道德的启蒙开始，以培养合格的“国民”为目标。

晚清的教育小说，都是以探讨新教育为宗旨，一方面展现着清末教育体制改革的真实状貌；另一方面构想着理想的现代教育。所以它们既具有描写时代教育状况的现实性，又具有引导未来教育的理想性。

晚清新小说，尽管在体制上基本仍然沿用传统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叙事者仍然操说书人的口吻，但是，新小说叙事者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说书人了，他们拥有比一般读者更多的科学知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深刻的思想见解，他们将小说当作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讲堂和交流场所，使小说较好地完成了传播新知、开通民智的任务。所以，晚清新小说的价值主要是思想和舆论的，而不是艺术的。

第二节 社会小说与文化启蒙

在晚清新潮迭出、众声喧哗的新小说创作中，成就最高的，还是属于“社会小说”的那一类，人们熟知的晚清“谴责小说”，就是此类代表。

一、社会小说与现代传媒

晚清社会小说的兴盛原因，从文化传播的方面看，是上海等通商口岸“租界”内自由办报的兴起，使大量游戏小报和小说杂志涌现；从社会知识阶层的状况看，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社会乱象丛生，导致强烈的改革吁求产生。正